

外国文学名著

安娜·卡列尼娜

钱满素 译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格林
林
佳
作

漓江出版社

恐怖部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钱满素 译



(桂)新登字03号

恐 怖 部

【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钱满素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72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700册

ISBN 7—5407—0804—9/I·568

定价: 3.25元

译本前言

钱满素

格雷厄姆·格林 (Graham Greene, 1904—1991) 被认为是英国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他一生发表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剧本、电影剧本、评论集等多达几十种，其中长篇尤为出色。格林最著名的作品有《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第三个人》、《沉静美国人》、《人的因素》等。

记者出身的格林对社会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和关切，他的题材具有国际背景，常常是他周游列国，实地考察重大事件的结果。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偏重于表现人们灵魂中的善恶之争，这是他从小在清教式环境中接受的价值观，也是西方传统的价值观。格林从不在作品中宣扬教义，他讨厌别人称他为“天主教作家”，自认为只是一个“碰巧是天主教徒的作家”。格林的作品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具有广泛的读者。他曾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严肃与消遣两类，《恐怖部》便属于后一类，但读者可以发现，格林在消遣文学中也同样注入了对人类的严肃思考。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越打越烈，当时格林在伦敦情报部工作，同年冬天由机密处派往西非工作。格林在单调的编制和破译密码之余，开始创作《恐怖部》以自娱。小说以德国空袭中的伦敦为背景，描写了纳粹间谍组织第五纵队的恐怖活动。主人公阿瑟·罗在义卖游园会上无意中对准暗号，赢得一块蛋糕，岂料其中竟藏有军事秘密的胶卷，于是灾难接踵而至。为夺回胶卷，恐怖部人员对罗紧追不放。罗虽一再遭到暗算，但终于幸免于难。最后，代表正义的英国方面摧毁了这个法西斯的恐怖部。

格林在描写正义与非正义之争的同时，有意探索了两个深层结构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怜悯，罗在少年时曾因不忍目睹受伤老鼠的痛苦而把它打死。故事发生前，他又因同样原因毒死了患不治之症的妻子。他是怜悯妻子还是怜悯自己呢？格林认为，怜悯是一种强烈而可怕的感情，人们可以因怜悯而去毁灭。罗因“慈悲谋杀”而自责，孤立于众人和社会，只能在对童年的回忆中追寻失去的天真，在短暂的丧失记忆时感到平静和幸福。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理想。格林认为如果理想不以人道为基础，那么完全可能成为恶，或为恶所利用，乃至把世界变成一个大恐怖部。这些忧虑使小说尽管悬念起伏，扣人心弦，却处处流露出忧戚悲愤之情。

目 录

第一章 不幸的人

- 一 自由母亲基金会 (1)
- 二 私人侦查处 (23)
- 三 正面出击 (33)
- 四 在贝莱太太家度过的晚上 (48)
- 五 半醒半睡之际 (62)
- 六 失去联系 (68)
- 七 一箱书 (90)

第二章 幸福的人

- 一 在阿卡迪的谈话 (114)
- 二 病号楼 (147)

第三章 支离破碎的回忆

- 一 古罗马式的自杀 (164)
- 二 斩尽杀绝 (191)
- 三 几个号码全不对 (210)

第四章 健全的人

- 一 旅程的终结 (217)

第一章

不幸的人

一 自由母亲基金会

非经获准不得通行。

——《小公爵》

1

每年的游园会上都有某种东西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阿瑟·罗吸引过去，使他不由自主地成为远处乐队吹奏声和木球敲击椰子的咚咚声的俘虏。然而，这一年没有椰子，因为战争正在进行：从勃鲁姆斯伯里住宅区的断垣残壁中也可以看出这点——一个壁炉的凸出部分被炸掉了，留在墙壁中间的那部分看上去就像画在廉价玩具屋上的壁炉；墙壁上还残留着许多镜子和绿色糊墙纸，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某个拐角处传出扫玻璃渣儿的声音，如同海水沐浴着卵石海滩发出的懒洋洋的响声。广场倒是被一面面自由国家的国旗和

许多彩旗装饰得格外绚丽；从节日那天起，显然有人坚持让这些旗帜在这儿一直飘扬。

阿瑟·罗凭栏远眺，思绪万千。栏杆倒还没被炸掉。游园会在他的记忆中是无邪的，使他想起了童年，想起了牧师住宅中的花园，身穿白色夏装的姑娘们，花坛中草木的芳香以及某种安全感。他不想嘲笑这些幼稚的、以某种借口而精心设计的赚钱方法。总有一个牧师在主持一种输赢不大的赌博；寻宝游戏后面则站着一位穿着拖到脚后跟的印花裙子的老太太，她那顶宽边软帽在旧货摊上方神气活现地抖动着（像儿童乐园那样大小的一块地方，四周立上界桩，标明为寻宝摊的范围）。夜幕降临了，由于灯火管制他们不得不早早结束，还有一些体力活，需要泥瓦匠去干。在游园会的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棵梧桐树，树下摆着个算命摊就像一个临时搭成的露天厕所。在这个夏末的星期天下午，一切似乎完美无缺。“我把自己的宁静献给你，这不是人所尽知的宁静……”人们好不容易请来的那支人数很少的军乐队，又奏起那支被人遗忘的上次大战中流行的曲子。“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将常常想起那个阳光普照的山坡。”阿瑟·罗听后，泪水涌进了眼眶。

他绕着栏杆，朝自己的厄运走去：一便士硬币顺着一条倾斜的弯道，滚到一块方格板上——硬币并不很多。游园会冷冷清清：只有三个小摊，人们都避开它们。他们如果非得花钱不可，便宁可往方格板上滚硬币，争取赢几个钱，或者在寻宝摊上赢几张储蓄券。阿瑟·罗沿着栏杆往前走，迟疑不决，既像一个不速之客，又像一个多年流放在外的人重返家园，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受到欢迎。

他身材细长，背部佝偻，黑发已在变灰，脸庞瘦削，鼻梁有点弯，嘴巴过于敏感。他的衣服质地很好，可是给人的印象是他对衣服并不爱惜。要不是那种仿佛是结过婚的样子，你准会以为他是个单身汉……

“交费，”门口的中年妇女说，“一先令，不过这好像不很公道。你要是再等五分钟，就可以按减价票进来了。我每次看见人们这么晚才来，总觉得应该向他们提醒一下才对。”

“你想得真周到。”

“我们不想让人们感到受骗——那怕是为了干好事，你说呢？”

“我还是不等了吧。我要马上进去。到底是什么好事？”

“为自由母亲们——我指的是所有自由国家的母亲们——募捐^①。”

阿瑟·罗高兴地回想起少年时代和童年时代。当时，每年这个时候在牧师住宅的花园里总有一次游园会。花园离特兰平登路不远，在临时搭成的舞台那边是剑桥郡的平坦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是一条小溪，溪中游着刺鱼，岸上长着修过枝的树，然后是几个斜坡，上面是石膏采石场。在剑桥郡，这些斜坡被人们称为小山。他每年都怀着一种奇怪的兴奋心情来参加这些游园会——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似乎熟悉的生活方式即将在那天下午永远改变。乐队在暖和的夕阳下吹奏，铜管乐器发出的声音像烟雾似的在颤抖，一些陌生少妇的脸和掌管百货店与邮局的特罗普太太、主日学校教师萨维奇小姐以及老板娘和牧师太太们的脸混在一起。小时候，他跟着母亲围着这些小摊转——童装摊，粉红色的毛衣摊，

^① 指为“自由母亲基金会”筹款。

艺术陶器摊，最后见到的是游园会中最好的货摊——白象摊。在白象摊上好像总能找到一枚魔戒，它能满足你的三个愿望，让你称心如意。然而奇怪的是，他当天晚上回家时，却只带着一本旧的夏洛特·M·杨琪的《小公爵》，或一本印有马扎华蒂茶广告的过时的地图册。但他一点也不觉得失望，因为他还带来了铜管乐吹奏的声音、光荣感和一个比今天美好的未来的预感。到了少年时代，兴奋的根源就不同了，他想象着也许能在牧师宅邸中碰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少女，他将向她大胆地倾诉衷肠；晚上，草坪上将举行舞会，人们将闻到紫罗兰的气味。不过由于这些梦想从未兑现，所以他还保留着一种无邪的感觉……

同时，还有兴奋的感觉。他不能相信：当他进门来到梧桐树下那片草地上时，竟会什么也不发生。虽然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少女，也不是魔戒，而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抹去这二十年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乐队在演奏，他的心怦怦乱跳；这个消瘦的、饱经世故的人回到了童年。

“过来试试你的运气吧，先生。”牧师说，他的声音显然是联欢会上的男中音。

“但愿我能有些硬币。”

“一先令十三次，先生。”

阿瑟·罗投进的一个个便士顺着那条狭窄的斜槽滑下去，他看着它们在方格板上摇摆。

“今天怕不是你的好日子，先生。再来一先令怎么样？为了做好事，再来试一下好吗？”

“我想再到前而去试试。”他记得母亲总是一路赌下去的，她小心翼翼地把她的钱平分给各个赌摊，而把椰子 and 赢

得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在有些摊子上，简直很难发现什么东西，哪怕是送给佣人的东西。

在一个有小遮篷的摊子上，放着块蛋糕，旁边围着一小群热情的游客。一位女士在解释：“我们把配给的黄油凑在一起，塔森先生弄到了小葡萄干。”

她转身对着阿瑟·罗说：“你不想买张票，猜猜这个蛋糕有多重吗？”

他把蛋糕举起，随口说：“三磅五英两。”

“猜得真准，你太太一定常教你。”

他从人群里退了出来：“啊，不，我没结婚。”

战争使摆摊人的任务变得格外困难了。一个摊子上摆着大量供军人阅读的企鹅出版社印行的旧书；另一个摊子上零零星星地放着一些最奇怪不过的旧衣服——多年前的旧衣服：带兜的长裙，有骨撑的花边高领衫。人们把它们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抽屉里翻了出来，最后给了自由母亲。还有上面缀着叮当作响的饰物的女用紧身胸衣。童装只占了很小一部分，现在毛线实行配给，旧毛衣在朋友间十分需要。第三个摊子是传统的白象摊，尽管说它是黑的可能更确切，因为许多在印度侨居过的英国家庭都交出了他们收集的乌木象。还有铜烟灰缸，绣花的火柴套——它们已经很久没有放过火柴了——几本放在书店里嫌寒酸的书，阿本明信片簿，一套完整的狄更斯香烟画片，一只电镀煮蛋器，一个粉红色的长柄烟斗，几个来自梵纳那西^①的雕花别针盒，一张上面有温斯顿·丘吉尔夫人签名的明信片，一盘各国铜币……阿瑟·罗翻阅着旧书，当他看到一本肮脏不堪的《小公爵》时，心中感到

^① 印度一个城市。

一阵痛楚。他化了六便士买下这本书，继续往前走。他觉得这一天尽管尽善尽美，但却似乎有什么在威胁着他：透过为寻宝摊遮荫的梧桐树，他可以望到广场被毁的那部分。仿佛上帝专门领他到这个地方来，向他显示今昔之别。这些人可能在一场只对他一个人有好处的花费甚大的道德剧中扮演角色……

当然，他不能不到寻宝摊上去转转，尽管他知道奖品是什么东西后感到很扫兴。后来，值得可看的地方只剩下算命摊了——这是一个算命摊，而不是公厕。一块布帘在入口处晃来晃去，布料子是从阿尔及尔带回来的。一位女士抓住他的胳膊说：“你应该去算个命。你真的应该去。贝莱太太神机妙算，她告诉我儿子……”她又抓住一个从面前经过的中年妇女，气喘吁吁地接着说：“我刚才正和这位先生说起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和我的儿子。”

“你的小儿子？”

“是的，杰克。”

罗趁机溜开了。夕阳西下，广场花园渐渐冷落起来了；趁着天还没黑，灯火管制还没开始，警报还没拉响，赶紧收起“宝物”回家吧。一个人在乡村的篱笆后面，在班船客舱里的纸牌上算过那么多次命，可游园会上的这个业余算命人却仍能使他入迷。一个人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候对出海旅行、皮肤黝黑的陌生女人以及带来喜讯的书信半信半疑。有个人曾经拒绝给他算命——当然只是故作姿态，以加深他的印象——趁面颊默倒确实比其它任何预言都更接近真理。

他掀起帘子，摸索着走了进去。

帐篷里面很暗，他很难辨认出贝莱太太。这位太太腰圆

体胖，裹着一件像是寡妇穿的旧丧服，或者是一种农民服装。他没想到贝莱太太的声音会这么深沉有力：一种令人信服的声音。他原以为这位喜欢水彩画的女人讲起话来声音是发抖的。

“请坐，请用一枚银币在我手心里划个十字。”

“真暗。”

他现在总算勉强把她看清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农民衣服，头上裹着一块大头巾，肩上披着一条轻纱，末端甩在背后。他找出一枚银币，在她手心里划了个十字。

“把你的手伸过来。”

他伸出手，她牢牢地抓住，像是说：别想得到什么怜悯。一盏电灯发出微弱的亮光，照着他掌心的爱情纹；一条条细小的横纹大概代表儿女满堂，生命线很长……

他说：“你挺会赶时髦，我指的是你这儿装上了电灯。”

她不理睬他说话这么无礼，开口就算命：“先谈谈你的性格，再说说你的过去：根据规定，我不准预言未来。你性格刚毅，富有想象力，对痛苦十分敏感；有时你觉得怀才不遇。你想干一番大事业，不想整天沉溺在空想中。其实没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使一个女人得到了幸福。”

他想把手抽出来，但她抓得很紧，像是在和他比手劲。她说：“你在一次幸福的婚姻中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不过，你还得再耐心点。现在我要给你算算你的过去。”

他赶紧说：“别算我的过去，请算算我的未来。”

他这样一说好像揿了个按钮，把机器关上了。随之而来的寂静令人纳闷，使他颇感意外。因为他并不想让她住口，虽然怕她会说出什么使他忧伤的事来，即使说得不确切，也会

像真事一样使他痛苦。他再次试图缩回手，这次成功了，这只手又成了他自己的。他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

贝莱太太说：“听着，这是我的指示：你需要把蛋糕拿到手，你得说它的重量是四磅八英两半。”

“它果真这么重吗？”

“这无所谓。”

他苦苦思索，目不转睛地看着贝莱太太被灯光照着的左手：手掌方方正正的，煞是难看，手指又短又粗，戴满了硕大的镶宝石银戒指。这个指示她是从谁那儿得来的？难道她请示过那些熟悉的神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为什么偏偏挑选他去赢那块蛋糕呢？也许这只是她自己的猜测而已？她大概已经瞎说了好几个重量——他一边在暗中窃笑，一边想——希望至少能从赢者那里分到一片蛋糕。蛋糕，美味的蛋糕，现在市面上不多了。

“你可以走了。”贝莱太太说。

“非常感谢。”

阿瑟·罗想，无论如何，去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她得到的指示也许是可靠的。于是他便回到蛋糕摊。尽管游园会的人快走光了，只有几个帮忙的伙计还在，但蛋糕周围却还围着一小群人。这个蛋糕的确很诱人。他一向喜欢蛋糕，特别是丹迪糕点厂自制的高级蛋糕和带有某种黑啤酒香味的家制棕色水果蛋糕。他对管摊子的太太说：“我要是再花几个钱试试，你不会觉得我嘴馋吧？”

“不会的，请吧。”

“好，我猜这个蛋糕的重量是四磅八英两半。”

他觉察到一种古怪的沉默，好像他们一下午等的就是这

个答案，但却没想到会出自他的口。稍后，一个在摊外来回走动的胖女人发出一阵由衷的欢笑。“瞎猜，”她说，“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个光棍。”

“不，”摊后的太太严厉地打断她的话，“这位先生赢了。他说得一点不差，猜中了。”她讲话的样子颇为神经质，令人纳闷。

“四磅八英两，”那胖女人说，“哼，你小心点吧。它会像铅一样重。”

“正相反，它真的是用鸡蛋做的。”

胖女人冷笑着朝衣服摊子走去。

蛋糕递过来的时候，他又一次感到这种奇怪的沉默。人们全都围上来观看，其中包括三位中年妇女和那位牧师，他已离开了方格板。罗抬起头，瞥见吉普赛人的帘子掀着，贝莱太太的目光正盯着他的脸。他宁可听那个在摊外转悠的胖女人的讥笑声，那是正常的，能使人感到轻松；身边这些人却个个神经紧张，好像正在参加当天下午举行的最主要的仪式。他刚才重新体会到的童年时代的心情仿佛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无邪的感觉消失了。剑桥郡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暮色苍茫，摊主们准备收摊了。那胖女人拿了件胸衣，朝门口走去（物品一概不准包在纸里）。阿瑟·罗说：“谢谢，太感谢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被包围了；他怀疑是否有人会闪开，让他出去。牧师闪到一边，伸出一只手，在他胳膊上轻轻捏了一下。“老朋友，”他说，“老朋友。”

寻宝摊主正在匆匆收拾物品。阿瑟·罗这回没在这儿赢得任何东西。他手里拿着蛋糕和《小公爵》，站在摊前观

望。“我们收摊收晚了，太晚了。”那个戴着宽边软帽的老太太埋怨道。

虽然天色已暗，但是还有人感到值得花钱进来。一辆出租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到这里，一个男人下车后，匆匆奔向吉普赛人的帐篷，犹如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怕马上死掉而赶忙跑进忏悔室一样。这究竟是又一个相信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的人，还是贝莱太太的丈夫赶来把她从这种亵渎神明的礼仪中带回家去呢？

阿瑟·罗这样思索着，觉得很有趣。他几乎没有发现参加寻宝游戏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最后一个顾客也已向门口走去，只剩下他一人和摆摊人一起呆在大梧桐树下。当他意识到这点时，感到很尴尬，如同餐厅里的最后一位顾客，突然发现侍者沿墙站成一排，都在注视着他似的。

他还没走到门口，刚才那个牧师就开玩笑似的拦住他的去路：“别忙着把奖品带走啊！”

“该走了。”

“你难道不想为了做件好事而把蛋糕留下吗？在这种慈善游园会上，这样做也差不多是惯例啦！”

在牧师的举止虽有某种东西使罗感到不快——一种难以捉摸的教训姿态，仿佛一个仁慈的贤人正在向一个新学童交待校规。“你们这儿肯定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把蛋糕还给我们这些仍留在这儿的人。”他又轻轻捏了捏罗的胳膊。“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名叫辛克莱。你瞧，我是来试试有没有本事占别人一点便宜的。”他咯咯一笑。“你看那边的那位女士——弗雷泽夫人——就是弗雷泽的太太。这样一次友好的小买卖能使她有

机会拿出一镑钱来，爽爽快地捐出来。”

“我却觉得很不爽快。”

“他们那帮人好极了。我想让你认识一下，先生……”

罗固执地说：“不让人带走奖品——不能这样办游园会。”

“嗯，你到这儿来不见得是为了占便宜吧？”辛克莱先生的话里有话，可能还包含着更难听的意里。

“我不想占便宜。这儿是一镑钱，你拿去吧，可我喜欢这个蛋糕。”

辛克莱先生向其他人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他的动作粗暴，毫不掩饰。

罗说：“你们也想把《小公爵》拿回去吗？这样弗雷泽太太大概可以同样爽快地再拿出一镑钱来。”

“实在没必要用这种口气说话。”

这个下午算给糟蹋了；在这种讨厌的龃龉中，铜管乐再也引不起罗的联想了。“再见，”罗说道。

可是人家还不让他走。有一些人出来给辛克莱先生帮腔，寻宝摊的太太也在篷车里凑热闹。她忸怩地笑着说：“我恐怕带来了坏消息。”

“你也想要这个蛋糕吧？”罗说。

她的微笑带着一种上了年纪的人所特有的急躁情绪。

“我必须把这个蛋糕拿走。你要知道，这里面出了个错，重量搞错了，它不是你说的那样，”她看看一张纸条。“那个胖女人讲得对。这个蛋糕的实际重量是三磅七英两。那位先生猜对了，”她朝蛋糕摊方向指了指，“他赢了。”

他就是那个最后乘猜出租车赶到游园会、径直走进贝莱